

参考资料

德国快讯

2025 年第 21 期 · 总第 885 期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 · 德国问题研究所 · 《德国研究》编辑部

本期内容

特朗普顾问：德国选择党与我们同属一个阵线

德国外交部长瓦德普尔面临日益加剧的压力

调查显示，每两名受访者中就有一人感到不安全

德国民众普遍支持民主，反对极右翼

防务合作拉近土德关系

德国近期大事记（2025 年 10 月 26 日～11 月 10 日）

特朗普顾问：德国选择党与我们同属一个阵线

作为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顾问，亚历克斯·布鲁塞维茨(Alex Bruesewitz)向被德国宪法保卫局认定为“极端主义组织”的德国选择党领导人表示，他将该党视为“塑造国家未来的大胆愿景制定者”。

11月5日晚，布鲁塞维茨在柏林向德国选择党议员和支持者发表讲话，声称美国MAGA保守派正与德国选择党及全球其他民族主义力量一道，共同投入一场反对“全球主义者”的斗争——他将此界定为“一场争夺我们国家灵魂的精神之战”。

布鲁塞维茨目前担任特朗普领导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绝不投降”的高级顾问。他此时向德国选择党议员发表讲话，正值德国极右翼人士越发寻求来自美国保守派人士的合法性与支持，尤其在他们所界定的“抵抗国内政治迫害与审查”的斗争中寻求外部援助。

对于德国选择党而言，这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一种态度上的逆转，因为该党长期以来具有明显的反美倾向，将美国视为在战后时期侵犯德国主权的力量，并转而寻求与俄罗斯建立更紧密的关系。然而，自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德国选择党领导层已开始步调一致地努力接近MAGA阵营的共和党人。

一直在积极推动与MAGA共和党人建立联系的德国选择党议员贝娅特丽克丝·冯·施托希(Beatrix von Storch)表示，此次邀请布鲁塞维茨访问是旨在“伸出手，进一步接近我们的美国朋友”。布鲁塞维茨在其以“全球真理之战”为题的演讲中呼应了这一信息。他表示：“我们同属一个阵线”，并强调“全球主义者最害怕的，莫过于联合起来的爱国者”。

谁才是不民主者？

德国选择党目前是德国联邦议会中最强的反对党，并在近期多项民调中超过了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所领导的联盟党。尽管如此，今年早些时候，负责监控反民主组织的德国联邦国内情报局仍将该党认定为极端主义组织。这一认定激发了德国主流政治人物之间的讨论，即是否应依据德国宪法中旨在防止纳粹式权力上升重演的相关条款禁止该党。迄今为止，德国主流政党始终拒绝在全国层面与德国选择党结成联合政府，从而维持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便确立的针对极右翼的“防火墙”。德国选择党则宣称，真正的反民主力量是德国主流政党，他们正通过国家机器压制德国人民的意志。而在MAGA阵营中，这一论点常常能够获得共鸣。

当德国国内情报机构将德国选择党认定为极端主义组织时，美国国务卿马可·鲁比奥(Marco Rubio)将这一举措称为“披着伪装的暴政”。在今年早些时候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副总统詹姆斯·戴维·万斯(James David Vance)呼吁欧洲主流政治人物保护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言论自由权，并拆除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排除在政府之外的“防火墙”。近几个月来，德国选择党的政客多次访问华盛顿，申诉自己是政治迫害的受害者，并寻求美国方面的支持。上周，德国右翼网红娜奥米·赛布特(Naomi Seibt)宣称，她已申请在美国获得庇护，声称由于自己的观点而“面临迫害”，并表示自己正成为“严苛的政府与情报机构监控与骚扰”的目标。

翻译的错位

在其在柏林的讲话中，布鲁塞维茨暗示，美国的 MAGA 共和党人也曾经历类似的迫害，并将针对特朗普的刑事起诉以及过去右翼人物在社交媒体上遭遇的封禁，类比为与德国选择党领导人所声称的同一种来自左翼的反民主压制。布鲁塞维茨表示：“当我坐在这里观看整个欧洲正在发生的关于审查的担忧时，美国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随后他补充说：“你们不能让这种情况在这里发生。你们必须保护言论自由。”现场随即爆发热烈掌声。

然而，布鲁塞维茨的所有演讲内容并非都得到了同等程度的热情回应。他为特朗普关税政策辩护时——这项政策对德国以出口为导向的产业造成了特别严重的冲击——并未赢得掌声。布鲁塞维茨还反复引用《圣经》段落，并呼吁德国人接受一种具有鲜明美国特征的基督教民族主义。这一理念虽为部分德国选择党政客所认同，但对整体上宗教虔诚度较低的德国民众而言，则显得颇为陌生。

在讲话的某一时刻，布鲁塞维茨将信仰称为“我们最强大的武器”，并指出，美国保守派网红查理·柯克（Charlie Kirk）的遇害使他意识到，保守民族主义者所参与的并非单纯的政治斗争，而是一场超越美国边界的“精神战争”。布鲁塞维茨表示：“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意识形态上的反对者，而是试图熄灭信仰、家庭与自由之光的邪恶显现。”他补充道：“这场精神战争并不局限于美国。绝非如此。德国与美国之间虽然隔着数千英里的海洋，但我们面对的却是同样的敌人、同样的威胁、同样企图瓦解我们的阴险力量。”

（编译自 *Politico* 11 月 6 日的报道）

德国外交部长瓦德普尔面临日益加剧的压力

德国外交政策的最高层围绕叙利亚问题出现了裂痕。在访问大马士革一处被战争摧毁的郊区后，德国外交部长约翰·瓦德普尔(Johann Wadepful)表示，叙利亚难民无法安全返回家园。他指出：“几乎没有人能够在这里有尊严地生活。”

周一，总理默茨针锋相对地表示：“叙利亚内战已经结束。在德国不再存在寻求庇护的理由，因此我们可以开始实施遣返。”默茨的言论如同对党内同僚的公开训斥，尽管他在事后试图淡化这一印象。他强调，瓦德普尔参观的是大马士革破坏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暗示外交部长的判断可能受到情绪影响。

瓦德普尔花了数日才澄清自己的立场：他仍然支持遣返叙利亚籍罪犯，也支持自愿返回。但政治影响力的损害已经形成。据报道，在一次议会党团会议上，瓦德普尔称叙利亚的景象“比战后德国还糟糕”。与会者表示，这一评论进一步加深了他在基民盟内部的孤立境况。

德国选择党因素

当时，瓦德普尔已面临来自保守阵营内部不断增长的批评。最早公开反对者之一是

来自基社盟的内政部长亚历山大·多布林特（Alexander Dobrindt），他认为，反对将叙利亚难民遣返回国的理由难以令人信服。

萨克森-安哈尔特和巴登-符腾堡两州的基民盟地方领导人随即呼吁迅速推动叙利亚难民的遣返。时机尤为关键：两州明年即将举行选举，而基民盟正受到极右翼德国选择党的强烈竞争压力。德国选择党凭借其在移民问题上的毫不妥协，民调支持率持续攀升，并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处于领先地位。几乎同时，选择党领导人爱丽丝·魏德尔（Alice Weidel）指责基民盟“拒绝执行遣返”，称这些言论是对“恐怖主义暴力受害者的耳光”。

德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海宁·霍夫（Henning Hoff）指出：“鉴于当前的民调，基民盟内部出现了极大的裂痕。党内关键派别认为，可以通过‘在移民政策上更加强硬’来扭转局势，并决意不展示任何弱点。”他同时认为“将大约一百万叙利亚难民——其中许多人已经很好地融入社会——简单地‘送回家’”不仅“不人道”，而且“不现实”，因为叙利亚的条件根本不允许。

目前在德国生活的约 130 万叙利亚人中，近四分之一出生在德国，其中许多人已获得德国国籍。今年上半年，只有约 1000 名叙利亚人在联邦援助的支持下返回家园。从法律上看，目前在德国真正面临遣返可能的叙利亚人仅占少数。根据联邦内政部的数据，德国现有 920 名叙利亚人被要求离境且没有临时居留许可；另有 9780 人虽被要求离境，但由于德国过去 12 年没有对叙利亚实施遣返，因此这些人仍持有临时居留许可。

然而，大多数政治人物回避讨论遣返可能对德国造成的影响——如今数十万叙利亚人已经成功融入德国社会，掌握语言并加入劳动力市场，而劳动力市场在德国人口快速老龄化的背景下迫切需要补充人员。

目前约有 95 万名叙利亚移民生活在德国，其中绝大多数在十年前叙利亚内战期间作为难民抵达德国，并拥有各类人道主义保护身份。许多人已融入德国社会，甚至取得德国国籍。德国卫生系统中约有 7000 名叙利亚籍医生任职，其中许多人服务于过去数十年医疗资源不足的农村地区。

瓦德普尔其他引发党内不满的言论

使外交部长遭遇党内反对的，并不仅仅局限于叙利亚的难民问题。

今年 8 月，他警告称向乌克兰派遣德军会使联邦国防军“不堪重负”。这一表态可能削弱默茨总理在即将赴华盛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高级别会谈前的谈判地位。

瓦德普尔还因反对所谓德国对以色列的“被迫团结”而遭到批评。当时，默茨正在公开为以色列辩护，以回应外界对以方的灭绝性指控。德国犹太人中央委员会主席约瑟夫·舒斯特（Josef Schuster）在接受《世界报》采访时称这一表述“非常有问题，也非常不幸”。

霍夫指出：“外交部长多次过于随意、缺乏深思熟虑地发表评论——甚至涉及并非他职责范围的问题，例如德国在‘自愿者联盟’（Coalition of the Willing）中的角色，

他对此表达了国防军负担过重的担忧。事实上，少说一些反而更好。”

前一届德国政府中也曾出现类似问题

反对党很快抓住了基民盟内部的分歧。“即便在外交政策上，总理和基民盟也必须问自己：为什么他们还要一个外交部长？”绿党议会党团主席卡塔琳娜·德勒格（Katharina Dröge）讽刺道：“每当外交部长开口，他的党内同僚就开始质疑他。”

由中右翼的联盟党与中左翼社民党组成的联合政府，曾承诺要超越其不受欢迎的前任政府——即由社民党总理奥拉夫·朔尔茨（Olaf Scholz）领导的一年前倒台的“交通灯”联盟。

默茨特别承诺要结束党内之争，尤其是在外交政策领域。在朔尔茨任期内，他与绿党籍前外交部长安娜莱娜·贝尔伯克（Annalena Baerbock）之间的紧张关系屡见不鲜，因为贝尔伯克时常在外交事务上展现出依赖总理府的独立行动路线。

如今，同样的问题似乎再次浮现，这一次是在基民盟内部。霍夫指出：“所承诺的‘一致性的外交政策’并未实现。这一部分源于瓦德普尔的话语风格，使他在党内不受欢迎；另一部分则来自总理府缺乏协调，以及——至少在此案中——其反应迟缓。”

（编译自《德国之声》11月6日的报道）

调查显示，每两名受访者中就有一人感到不安全

德国总理默茨关于移民与公共安全的表态，已在德国引发持续数周的社会分裂。10月中旬，默茨表示，联邦政府正在纠正以往移民政策中的错误并取得进展，“但我们仍然存在城市景观（Stadtbild）方面的问题”，因此，“联邦内政部长正在努力推动实施大规模遣返行动”。

直到一周后，默茨才对这一表述作了更具体的阐释：德国需要移民，尤其在劳动力市场方面。他指出，真正造成问题的是那些没有永久居留身份、不工作且不遵守规则的移民。默茨的言论获得了一部分支持，但同时也引发了来自多个政党和公民社会的抗议与激烈反对。

安全感下降

这一争论对公民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民调机构 infratest-dimap 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调查。11月3~5日，应公共广播机构 ARD 之邀，研究团队对 1300 名具有投票资格的德国选民开展了月度“德国趋势”（Deutschlandtrend）调查。

半数受访者表示，他们在公共场所、街道以及公共交通工具上感到不安全。八年前，这一比例仅为如今的一半。最大的担忧涉及盗窃与言语攻击。关于成为身体或性暴力受害者，或遭遇恐怖袭击的担忧则相对较少。究竟是围绕城市空间感知的争论在推动这种不安全感？抑或是移民议题与公共安全感下降被混为一谈？

统计数据显示，一个人在家中遭遇暴力的可能性远高于在公共场所。2024 年，德国警方记录了超过 26.5 万起家庭暴力案件，这一数字已达到历史新高。受害者中近四分之三是女性，而在这些案件中，有四分之三的施暴者是其伴侣或前伴侣。联邦刑事警察局的数据显示，约 71% 的严重性犯罪发生在私人住所中，只有约 21% 发生在公共空间。

移民与经济

在受访者看来，移民问题仍是德国政治最需要解决的议题。32% 的受访者将其列为德国面临的最重要问题，而 28% 认为德国经济状况是最令人担忧的议题。与去年夏季相比，经济议题的重要性显著提升（上升 7 个百分点）。仅 18% 的受访者认为社会公正与贫困等问题具有迫切性。14% 的受访者提及环保与气候变化。

不确定的时代——也包括外交政策领域

受访者明确表示，他们感受到一种普遍存在的不确定性，这种感受直接动摇了他们对于国家稳定性的信心。与 2015 年相比，仅有 38% 的德国选民认为德国的外交政策处境是安全的（下降 36 个百分点）。公众对德国在国际体系中经济地位下滑的认知更加明显，仅 29% 的受访者仍认为其经济地位安全（下降 56 个百分点）。社会稳定性也受到质疑，仅 26% 的受访者将其描述为安全（下降 37 个百分点）。

然而，受访者对个人生活状况的看法相对积极。多数受访者对自己所处的直接生活环境、个人生活水平以及自身工作状况（若有就业）持正面评价。但即便是在这些方面，民众安全感也在过去十年中大幅下降。仅半数德国公民有信心自己在年老时能够保持财务稳定。27% 的受访者对其子女的未来感到有信心，这个数字仅为十年前的一半。

对联邦政府的评价不佳

在这种背景下，民众对政治人物的工作表现普遍不满。受访者注意到，由联盟党与社民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内部缺乏合作精神并存在意见分歧。79%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担忧各党派缺乏妥协意愿，并怀疑在政治分歧如此明显的情况下，政府能否找到解决重大问题的方案。

上任仅六个月的默茨政府在公众眼中的表现仅略优于一年前倒台，由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组成的中左翼联合政府。在当前的“德国趋势”调查中，仅 22% 的受访者认为新政府工作表现良好。四分之三的受访者表示不太满意或完全不满意。

联盟党与德国选择党势均力敌

如果本周日举行选举，联盟党将获得 27% 的选票，社民党将获得 14% 的选票。这意味着现执政联盟将不再拥有议会多数。德国选择党将再次以 26% 的得票率成为第二大政党。绿党（12%）与左翼党（10%）与 10 月调查相比保持稳定。在主要政党中，唯有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实现了小幅增长，而其余各党均未能扩大其选民基础，支持率停滞或下降。目前，约三成合格选民表示，在原则上可以接受投票给德国选择党。

（编译自《德国之声》11 月 7 日的报道）

德国民众普遍支持民主，反对极右翼

尽管人们担忧民族主义正在增长，但德国 Mitte Studie 研究显示，大多数受访者支持民主，并对德国选择党的崛起感到担忧。Mitte Studie 主要关注构成开放民主社会支柱的群体，考察他们对右翼极端主义、仇外情绪与反犹太主义的态度。该研究由与中左翼社民党相关的弗里德里希·埃伯特基金会发起，自 2006 年以来每年开展，旨在构建一个针对反民主动态的早期预警系统。Mitte Studie 一个规模庞大的研究团队对德国境内 2000 名受访者进行了深入访谈，本周发布的 2025 年研究结果呈现矛盾却富有启示性的特征。

极右翼意识形态的支持率下降

近 80% 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坚决拥护”民主，这一比例较四年前上升了 6 个百分点。与普遍预期相反，也与德国选择党民调上升的现实相悖，德国对公开右翼极端主义的支持正在下降：仅有 3% 的受访者持有坚定的右翼极端主义世界观——这一比例显著低于以往。比勒费尔德大学冲突与暴力研究所所长安德烈亚斯·齐克（Andreas Zick）指出：“中间力量变得更加稳定，从而抑制了对右翼极端主义的支持。”

社会中的相当大部分群体对民主与多样性持积极态度：70% 的受访者认为右翼极端主义的上升是一种威胁，尽管真正持有稳定极端主义世界观的群体数量实际上有所下降。超过 50%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愿意采取行动反对右翼极端主义。

这项研究打破了一种普遍存在的刻板印象，即认为右翼极端立场在东德地区更为盛行。数据显示，在研究者所界定的“封闭的右翼极端主义世界观”上，西部地区的受访者持有率实则略高于东部。这种世界观并非孤立的厌世或反民主情绪，而是构成了一个贯穿其思想体系的整体性认知框架。

尽管如此，仇外情绪在德国东部仍比西部更为普遍。尽管全国范围内有 88% 的受访者表示，在任何民主制度中，“所有人的尊严与平等”都应被置于首要位置，但仍有 25% 的人认为社会对少数群体的考量“过多”。大约 11% 的受访者公然否认少数群体理应享有基本权利。约 30% 的人承认自己对寻求庇护者持负面态度，36% 的人则承认对长期失业者抱有类似看法。约 70% 的受访者认为右翼极端主义的上升对德国构成威胁。然而与此同时，22% 的人认为这一问题被媒体“夸大渲染”了。许多人并未对右翼极端主义观点保持明确距离。约 20% 的受访者既不赞同、也不明确反对右翼极端主义观点。仅有 6.6% 的受访者对有关右翼极端主义的全部 18 个问题做了明确否定——这一比例为调查开展以来最低。

右翼极端主义在青年群体中更为普遍

研究指出，右翼极端主义在年轻人中远比在年长者中更为普遍；受访者年龄越低，这一倾向越明显。

Mitte Studie 的共同编辑、专门研究青年群体极端主义态度的研究者尼科·莫克罗斯（Nico Mokros）表示：“我们观察到，有些清晰的右翼极端主义理念正被年轻群体吸收，而这些理念直接承袭自纳粹意识形态，例如对独裁的支持、反犹太主义，或对强烈民

族认同的渴望。”莫克罗斯特别指出，年轻群体呈现出一种值得关注的强烈威权倾向。

与此同时，年轻人又表示对“他人自己做决定”感到不满。“这种状况往往导致压抑的攻击性，并表现为年轻人贬损少数群体。”这些感到挫败的年轻人会寻找社会中已处于边缘地位的群体，并将攻击性投射至其身上。越来越多的人公开拥抱民族主义与沙文主义，并主张对德国国家利益采取进取性维护。例如，23%的受访者认同“德国政治的首要目标应是确保德国获得其理应拥有的力量与声望”这一表述。15%的受访者支持建立一种独裁统治：“我们需要一位能够以强硬手段统治德国、造福所有人的领袖。”

研究者安德烈亚斯·齐克（Andreas Zick）警告称，制度信任正在出现令人担忧的侵蚀。齐克指出：“当人们认为右翼极端主义构成威胁，而政府在应对方面做得不够时，不再相信民主制度有效运作的人数便会上升。这为不信任打开了大门，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极端主义者与民粹主义者会说：我们有解决方案。”

（编译自《德国之声》11月8日的报道）

防务合作拉近土德关系

俄乌冲突引发了德国对安全政策的重新思考：自那以后，柏林在力挺乌克兰的同时也在加强自身防御能力。土耳其防务分析师查格拉尔·库尔奇（Caglar Kurc）表示：“乌克兰危机显示出北约生产能力的不足。自冲突爆发以来，尤其是欧洲国家一直在努力提高其制造能力。”

为了满足这一需求，德国正在寻找新的合作伙伴——其中一个就是北约盟国土耳其。防务问题在默兹十月底会见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时成为重要议题。埃尔多安表示，土耳其将继续与德国保持紧密合作。外交部长瓦德普尔在几周前访问安卡拉时曾表示：“如果我们的两国防务工业能够互相合作，我们将非常高兴。不然我们还能与谁合作呢？”

“世界突然显得狭小”

德国武装部队采购办公室一名高级官员指出，在复杂的地缘政治时期，德国的国际网络正在收缩。他表示：“我们都清楚，北约必须在地缘政治舞台上承担完全不同的角色。考虑到北大西洋关系的发展、乌克兰局势，甚至中美局势的发展，世界突然显得相对狭小。”他称土耳其是“至少一个实力强大的北约伙伴，地理位置优越”，并补充说双方可以互相学习。土耳其拥有北约第二大军队，仅次于美国。

土耳其防务行业崛起

2022年，土耳其四家公司——Baykar、Aselsan、TAI和Roketsan首次进入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全球百大军工企业名单。土耳其防务工业在德国的声誉也在提升。德国防务专家贝内迪克特·孟（Benedikt Meng）表示：“土耳其的新兴行业既可以成为德国和欧洲军工的合作伙伴，也可以成为市场。土耳其作为北约最大伙伴之一，同时是中东和高加索地区的重要角色，更深入的防务与产业政策合作无疑有利于共同安

全利益。”

合作协议已在落实中。自 2027 年起，土耳其公司 Repkon 将在德国生产 155 毫米榴弹炮弹，这是北约榴弹炮的标准弹药，该武器也用于乌克兰战场。土耳其媒体称此举为“技术转让”，库尔奇认为虽有夸大之嫌，但具有象征意义。他指出：“土耳其的生产能力、合作意愿和公司质量都是发展欧洲防务的重要资源。欧洲若将土耳其排除在外，将是一个错误。”

尽管过去几年，双方在德国坦克部署到叙利亚北部等问题上存在政治紧张关系，但如今局势正在改变。2017 年，德国将龙卷风战机和加油机从因吉利克调至约旦。如今，土耳其再次被德国视为伙伴，而对其人权问题的批评则有所淡化。一名德军官员表示：“当然，土耳其必须启动民主化进程。但说实话，我们还有其他选择吗？我们不可能对美国说：‘你们遣返难民，我们就不买你们的武器系统了。’”

土耳其无人机走向欧洲

近年来，土耳其凭借其性价比突出的无人机技术在国际舞台上崛起。土耳其无人机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战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还成功出口乌克兰、波兰和罗马尼亚。6 月，Baykar 还与意大利防务公司莱昂纳多成立合资企业。德军官员表示：“德国绝对应该关注土耳其无人机。土耳其在这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在市场分析和合作机会方面，我认为土耳其是值得尽快洽谈的伙伴。”孟补充称：“在无人机及其他飞行系统领域，土耳其积累了有用的专业技术，可纳入联合项目。目前，德国的传感器技术已被用于 TB2 无人机。”

库尔奇强调了土耳其生产能力对国际伙伴的价值：“土耳其日益增长的生产能力也加强了北约的整体实力。例如在武装无人机领域，欧洲仍在实施 Eurodrone 项目，而土耳其已有两套可与之相比拟的系统。如果欧洲能够利用这些能力，防务实力将大大提高。”

与此同时，土耳其寻求更深度地参与欧洲军备战略。10 月，欧盟委员会确认收到土耳其申请参与“欧洲安全行动”（SAFE）计划，该计划旨在通过最高达 1500 亿欧元的贷款加强防务工业，目前该申请正在审核中。

（编译自《德国之声》11 月 9 日的报道）

德国近期大事记（2025 年 10 月 26 日～11 月 10 日）

10 月 26 日 德国贡德雷明根核电站两座 160 米高的冷却塔被成功爆破。该核电站自 2021 年底关停后一直处于闲置状态。莱茵集团将在原址建设容量 700 兆瓦时的全德最大电池储能系统，同时规划建设太阳能园区和燃气电厂，以可持续保障能源供应。

10 月 28 日 随着秋季候鸟迁徙，禽流感传播速度明显加快，疫情规模达到新高。根据弗里德里希-勒夫勒研究所（Friedrich-Loeffler-Institut）的数据，为防止禽流感的进一步传播，今秋已预防性扑杀的家禽总数已超过 20 万只，全年超过 50 万只禽类。受影响养殖户可通过动物疫情基金申请经济补偿。

10月29日 作为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的重要项目,“德国高科技议程”正式启动。德国总理默茨出席仪式,他强调德国应该少谈数据保护,多谈数据使用,德国要成为21世纪领先的工业强国,并掌握科技主权和话语权。

- 德国计划参照瑞典模式大幅简化纳税申报流程。新系统预计于2026年投入使用。德国亟待解决涉税信息电子化程度不足的问题。

10月30日 德国储蓄银行协会最新调查显示,德国民众普遍偏好低风险投资。51%受访者选择保守理财方式,36%和29%受访者仅接受活期存款与储蓄存折。

11月4日 中国对德国等45国单方面免签30天政策延期至2026年12月31日。

11月5日 根据德国联邦人口研究所(BiB)发布的数据,乌克兰难民就业率为51%,其中女性为50%,男性为57%,3年内增长了3倍多,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融入速度明显加快。

- 11月5日 德国执政联盟就《网络安全法》(Cybersicherheitsgesetz)中几乎所有仍有争议的问题达成了协议。根据该法案,联邦内政部今后有权禁止安装关键组件,并在紧急情况下独立作出决定。联邦IT基础设施的安全保障将由专项资金提供。联邦网络安全专员(Ciso Bund)今后将驻扎在联邦信息技术安全局(BSI)。

11月6日 德国总理默茨在总理府召开德国钢铁峰会,试图为陷入困境的德国钢铁行业寻求突破。高额的进口关税、飙升的能源价格、绿色转型带来的成本压力,以及内需疲软的多重打击,加之全球钢铁市场的格局正在发生剧烈变化,令德国钢铁企业步履维艰。默茨表示要对德国钢铁业采取保护措施。

- 11月6日 德国联邦政府公布大规模行政减负计划,涉及企业、公共部门及公民事务,重点推行数字驾照和数字化房产交易,预计将显著降低成本并提升效率。该计划总减负规模达数十亿欧元,房产与交通领域已提交的法律草案预计可节省至少1亿欧元。内阁共提出50项措施,目标于2026年中期前全面落实。

11月7日 德国联邦议院通过一项允许在地下封存二氧化碳的法律。该法律主要针对水泥、石灰工业及垃圾焚烧等难以减排的领域,将采用碳捕集与封存技术进行分离储存。

《德国快讯》信息均来源于德国相关媒体,除特别注明外,欢迎转载。但敬请在转载时注明由本刊提供。

《德国快讯》半月刊
每月10日、25日出版
2025年11月10日
<http://dgyj.tongji.edu.cn>
<http://german-studies-online.tongji.edu.cn>

编辑出版:《德国研究》编辑部
责任编辑:玄理
地址:200092 上海市同济大学
电话:65980918, 65983997
E-mail: dgyj@tongji.edu.cn